

快二十年了，那个秋天，我与黑哥来到西山，落脚于西大营。
西大营乃豫西名镇，那里有黑哥的朋友——我们正是闷得发慌空得难受，专门寻朋友去的。黑哥的朋友很多，热情招待我们，还请来两个人作陪。经朋友介绍，一个是镇中学校长，一个是镇机械厂总工程师。朋友吹嘘道，西大营四大名士，他请来了俩，还有一位是镇医院的院长，这会儿手上有急病号，说好了晚上一定聚。黑哥说晚上再聚，干脆四大名士全请来多好？朋友闻言哈哈一笑，我们明白了：那另一大名士，该是东道主——黑哥这位当粮所所长的朋友。

三大名士加上两个小文人，酒宴上的气氛别样热烈。三大名士各展风采，亮出了绝活儿，由于言语鲜活别致，至今记得——
一个说：硕鼠！当着朋友的面，你老实坦白，这些年来，多吃了人民多少粮食，偷喝了人民多少香油；一个说：你也就是个鞋匠，弄些破铜烂铁冒充优良良具，不知坑了多少农民弟兄；一个喝：装啥装！这年头谁不坑？不坑是傻子，能坑是本事，不坑白不坑；一个笑：哪里是装，是谦虚，谦虚你懂不懂？你也不想，真论坑能坑上你？你才坑几个？一个道：不多，几十个；一个嗤：才几十个也值得一说！兄弟不才，至少也坑他几百个，硕鼠你就稍息吧！一个笑：丑，真丑！今天我算知道啥叫秀秀光光了，几十个不值得说，几百个就值一说？没听说过啥叫坑坑散散吧？一个问：坑坑散散？新鲜，说来听听；一个答：你们也就是坑些死货，坑一个是一个，本校校胸中自有学生数百，我坑数百，数百再去坑数百……循环以复万至无穷，啥概念？这就叫坑坑散散！听明白了？另两个甘拜下风：校长厉害！校长厉害！我等不及，我等不及……于是笑声震天。

三名士谈笑之间展露的机锋，让我们开了眼界，方信名士称号确实不白给。我与黑哥本就是好酒之徒，又喜逢高士，当然要尽兴，不知不觉就喝大了。所长朋友早有准备，连接搀扶把我们弄进招待所房间，临走丢下一句话：
好好睡一觉，晚上大聚。
一觉醒来，已是日头偏西，我与黑哥用冷水冲冲脸，带上门，来到大街上，我们有共同的习惯，凡到一陌生之地，喜漫步乱走，东张西望，记下那不起眼的最佳记忆。西大营果然不小，笔直一条街，恐怕要有二里长。街上没什么行人，来往的车辆呼呼地过，把震飞的纸屑、树叶等物抛进白晃晃的阳光下，酝酿出一股儿依然无助的滋味。我平生出些淡淡的“在他乡”的伤感，忽听“哇”的一声，扭脸看时，黑哥已号啕大哭起来。我大吃一惊，忙询问安慰，黑哥竟痛不欲言，话都说不清楚了。哭够一气，黑哥才明白道出，他突然想起另一个朋友，很想去看。我说那就去看吧！我们不就是寻朋友吗？这位朋友在哪儿？黑哥说在山里，好远，从西大营再往西，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个名叫兰沟的小山沟，就到了。我说那还等什么？走呀！于是叫走。不通公交车，租一辆三轮车，由黑哥指挥着，往西山直奔而去……
三轮车跑到一个名为观音堂的地方，停下了，车主说这是最后一站，不往里走了，剩下的路只能靠脚板，两位要是还回西大营，就不用下车了。这时天刚刚大黑，看着，有点儿伸手不见五指的味道。黑哥说咋办？我说啥咋办？继续走！黑哥拍屁股叫道：好！走！于是结罢车钱，放走了三轮车，擦开脚板往里走。
这条山路，黑哥当然熟悉，可都是白天走，摸黑进山也是第一次。幸好月亮很快升起来了，接近十五，月亮

又大又圆，放着黄白黄白的光，正好给我们照明。山路弯弯，月光裹着白雾，洒满了沟沟坎坎。山路边上，随意堆放着刚剥下来的玉米秆，散发着青青的味道。山坳里散着些烧石灰的窑，听得见人声，偶尔还有拉石灰的拖拉机轰鸣而过，我们并不孤单。我与黑哥脚踏坎坷不平浮着一层软土的山路，一路说笑着，往山里行进。黑哥兴致很高，我也兴致很高，我俩都在为自己的突发

散文

兰沟的月亮

孙希彬

奇想自鸣得意呢。我说黑哥，你朋友绝对想不到，我们这会儿正往他家走。黑哥嘻嘻笑，说披星戴月进山访友，平生第一次。我说说只要想，也可以有若干次。黑哥不应。其实我俩都知道我在胡说，这样的情形，恐怕难有第二次。忽然想起了王徽之雪夜访戴的风雅事。暗忖：当我们头顶月光到达朋友家时，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就着月光，黑哥讲叙了他和朋友的情谊，我听了心动不已。为了制造惊奇，也为了制造趣味，我提议进山村后，不要黑哥领路，由我来判定哪儿是朋友的家园，找对了，黑哥喝三杯酒，找不对，我喝三杯酒。我敢于这么逞能，前提是黑哥说过兰沟是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黑哥又描述过朋友家的基本轮廓，应该不难找，何况，我也想试试我与黑哥这位朋友的缘分深浅呢——那年头“缘分”一说刚刚兴起，高雅着呢，不似如今这么流俗。黑哥对我的创意十分赞赏，并预祝我能让他喝他最

想喝的三杯酒。
过了深深浅浅许多坎儿，绕了曲曲拐拐许多弯儿，终于来到了兰沟。黑哥住前面的右下方一指：喏！到了，你找吧。顺手望去，是稀疏的灯光，点缀在狭窄的沟坎上，我数了数，果然只有十几处。哪一处是我们要投奔的灯光？一望之下，我竟有些茫然，心想坏了，恐怕是我喝了三杯酒了。黑哥见我迟疑，说你不要找，要碰，碰上就碰上，碰不上有什么要紧？不就三杯酒吗！我俩都知道他在乱说，这可绝不仅仅是三杯酒的事，关乎着“缘分”呢！黑哥见我沉默，索性也不言语了，跟在后边，任我瞎碰乱撞。

兰沟的确小，小得没有街，趁着清白的月光清楚地看见，只有羊肠白道沟连着十几家的门楣。好静啊，连狗吠都没有。说话间狗就叫了起来，一只狗叫唤起十数只狗一起叫，山沟顿时热闹起来。我们借了狗吠，快速进了村庄。迎面一户，感觉不是，闪过；左侧一户，也不像，避了；右前一户，方正的院子挺起一所大屋，猛一看觉得眼熟悉，再看觉得亲切，我停住脚步，对黑哥说：就是这家了。黑哥兴奋得拍着我的肩膀大叫：你找对了，我喝三杯酒！又对着大门高声叫喊他的朋友。

在男主人惊喜的迎接中，我们入院，进屋，赫然发现迎面挂中堂处，居然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朋友看我们惊讶，解释道：孩儿他娘信主了。男主人满脸喜色，一边慌着让座倒茶，一边吩咐小男孩儿去叫娘快快回来。原来女主人晚饭后，趁了好月色，水库洗衣服去了。我问：水库好大？男主人说不大，人畜耕地地，够用了，男主人请我们先自喝水，他去宰鸡备菜，要好好喝一场，拦是拦不住的，坐等也是等，我提议去迎接女主人，顺便浏览一下月光中的山村和水库。黑哥说甚好，就给男主人打过招呼，步出院外。



村头印象 王彦军 摄影

局限

外乡人，顺着你的方言
我摸到了你的故乡
你的故乡枝正繁，叶正茂
我的故乡已经凋落
我来到这儿，怀抱着钢铁和它们瞬间的脆弱度日
每一天，除了暴露还是暴露
你如何知道

在这里

拖拉机手与突突突是可笑的，羊和咩咩叫是偶然的
没有缺口，白昼的顺序是圆圆满满的
工商银行的楼顶，幸福似星辰似唾手可得
健康在健身房或医院，休闲在度假村
慎终追远在清明，怀念童年在六一

想起它们之中的一个，有愤怒不能用弹弓射出去
它们是合法的，星星点点地散在
栅栏内、篱笆间、微笑的人群中
万物各从其类，每一枚软弱的果实都有着
比我更疼痛的核

没有缺口，外乡人
仓促之间，你将如何介入我
作为一个本市人的命运、局限和忧伤

书林漫步

易翔198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现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明清史硕士研究生。具体师承哪一位教授我没有细问，只知道他忙于学业，从不松懈，有一些时间能给自己的时候又多半用于诗歌研究和文学创作了。2006年以来，易翔在《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文学界》《西湖》《飞天》《鸭绿江》等多家杂志上发表了多首诗作，有的诗被一些选本选用，还获得《星星》诗刊评选的“2009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短短的几年里，他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绩。
我还是在2009年9月号《星星》诗刊的青年诗人作品专号上读到易翔的诗，当期刊物有一组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专辑，易翔的诗在其中显得颇有分量，引起了我的注意。易翔和吉林大学读法律的陕西籍青年诗人破晓来往密切，破晓在认识我的当天，就把易翔也叫来了。那天在我家聊了许久，因为我正在筹划《诗选刊》下半月刊的编辑工作，需要年轻人帮助，他们热爱

白先勇书话

本书辑集了大量白先勇的文坛掌故及温馨故事，对白先勇的作品不啻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补充。白先勇作为当代台湾知名作家，一向以才气纵横、不拘一格受读者欢迎，作品曾被《亚洲周刊》选入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这本书细腻的笔触、忧伤的笔调显示着白先勇独特的视角，也显示着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历史痕迹。

现代诗坛

丁立的诗

未知
夜晚是一个秘密，我用尽不眠来猜度
写足了二十首诗，首首旨在
破解、阐微、发扬光大
掌声和荣誉不息，我的剧场歌舞不散，你怎会晓得
桂花在室外怎样瞬间打开了
半个城市的馨香

你的灯火
悬浮在我的玻璃窗上，一小朵，十二点后
灭了，有关他人的夜生活，我所能看眼里的
也无非就这么多

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至善是什么地方
许多年，我是一味地，读圣贤书，上衣全盖过肚脐
穿过膝盖的裙子和自己的
行云流水，没有太多的钱，也不曾堕落到别墅区旁
优富的女人

还在写诗，静静地一个人，
搂住她的腰际，小温存，我依旧不喜欢
戏剧性、夸张与朗诵，那么多年了
桃花只在国外，赋赋歪歪地开，让人想起
兵荒马乱、乱世中
英雄有的爱情

都是凋零啊，爱人只有一个，我并不想
在电视剧和婚外恋中
抓住你的眼神和流星

会飞的，都吹上天了
会游的，都潜下水了
骑着闪电和速度的，都错过了
长着脚，坐着公交车、穿着肉体凡胎去上班的，还在
老老实实的途中

诗人简介：丁立，本名丁莉，女，河南洛阳市人。70后，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郑州大学研究生院现代文学专业，中文硕士。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绿风》《诗歌月刊》《中国诗人》《诗探索》《山西文学》《青海湖》等，作品被收入《2007年中国诗歌精选》《2000年度中国诗歌》《新世纪五年诗选》《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010年度中国诗歌》等选本，荣获《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等征文奖项，另有散文论文发表。有诗集《错过》。

沉静

沉静等待一阵风吹来”。这是易翔在《忍住》一诗中写下的句子，我们所听到的不正是一句祷告吗？还有，“黑暗中，我要怎样忏悔/要怎样说出内心的羞愧不安/才能让它安静，让它消退下去”（《我是一个体内藏着影子的人》）。灵感在基督教神学里也可谓之“默感”和“神感”，这里

面深藏着理智与情操，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小聪明小智慧。是上帝的启示在起作用吗？还是走向八福的过程中必然的醒悟？虽然，在易翔的诗里，从表面上看，是雨水、雪、大地、四季、树木、亲人、光、露珠、别与逢等等，唯一的并不是这些自然的面孔，而是它们所象征所表达的内心和意义。是一位青年诗人对世界对生命温暖的关怀，也是他自身的浸礼和被赦免以及思想的提升。易翔的诗是沉静的，如夜晚清寂的灯火，缓缓地燃烧着，一点一点地说明着一切。

前不久，有一个校园诗歌活动。我问易翔是否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易翔说他没参加，他觉得那些人所搞的活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活动。好像还有大于诗歌或诗歌以外的其他动机。他不想去利用某个派某种旗号张扬自己，他对那些为了名利去奔忙的种种行为不屑一顾。我感到易翔是冷静的、理性的，他知道自己该成为一个怎样的诗人，我很喜欢他这种做法。

易翔的诗集就要出版了，他嘱我写个序言，我却一直忙着刊物的事，抽不出完整的时间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只能是在车上或午休的时间里，把一些零碎的想法记录在手机上，现在整理成短文，算是序吧。希望有更多人的阅读易翔的诗，希望易翔会有更多的好诗给所有的人。

（此文为诗集《世上的光》序）

我听有人说：“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种说法极端了。城市、街道、社区都是有生命的，它与人的生命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不可逾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僭越”之罪。不像现在有些县城，动不动就扩建政府大楼的规模，也不在乎上面的批评。

问：古代都是小城大郭吗？
答：也不全是。春秋末期，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各国诸侯对周朝城市建设的“王法”，已经不屑一顾了。“城”和“郭”的建筑比例，也不规范了，经常被改变，不再都是小城大郭，而大城小郭的情况也存在。

问：古人建城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答：古人建城提出了顺应自然的理念。比如，齐国丞相管仲就大胆提出建立国都要顺应自然地势的主张。他说：“凡立国都，非于山川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强调“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理念，打破了周朝建立国都的单一模式束缚。这些对中国古代城市定制的影响很大。许多古代城市格局都表现出利用自然、天人合一的常连用。

问：那古人在城市发展方面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和思路？
答：那得从城市的起源说起。我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距今已经有36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最早像样一点儿的城都有两圈，里面一圈是“城”，城里住的是国王或者诸侯，墙头有人守卫，所以“城”里是宫殿区。“城”的外边再围上一圈墙，这就是“郭”。被“郭”围起来的地方，住的就是一些王公大臣和各色闲杂人等了，甚至还有墓地和农田。后来，“城”和“郭”两个字就经常连用。

问：古人建城的目的是什么？
答：古人最初建设城市的目的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实行的是“两城制”，有“内城”“外城”之分。“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也就是说内城曰城，为护君。外城曰郭，为守民。就像上面提到的一样。关于“内城”、“外城”的建造规定，在大家所熟知的古代哲学家孟子那段著名的论述中有解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三里之城”应该搭配“七里之郭”，这就是当时城市建设的定制。内外城“三七比”是当时较为通行的规定，属于较小的城池。

问：“三七比”的城市定制，不也是黄金分割律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吗？
答：是啊，你说我们的老祖先伟大不伟大？
对城市的基本定制，早在周朝就开始了。《周礼》中有篇文章

问：那也就是说，因地制宜，崇尚自然，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古人在城市规划中所贯穿的重要理念？
答：是的。而真正对城市定制的改革，是从秦朝的商鞅变法开始的。秦朝把此前的都城咸阳迁到了陕西的咸阳，建在陕北。所谓阪，就是建立在高高的山坡上的城市。这个称谓，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是现在的日本还在沿用，比如日本的东京大阪。

当初建造咸阳时，秦朝遵循的是“不拘周礼，营造大城，虑及后世，独步天下”的建都主张，将咸阳城建得宏大严谨，肃穆庄重，一改周朝的固定模式。比如，城南的白玉渭桥的宽度就从六车并行变成九车并行了，城市规模远远超过周朝的王城洛阳。

后来的城市建设就越来越复杂了。像明清的北京城就是三圈的，最里面是皇城，也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外边一圈是内城，再外边又是一圈外城。

连载

王亚樵，何许人也？提起浪奔浪涌的旧上海滩，人们自然会想到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但是其实与他们并排而坐的还有一个特立独行、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行事风格多半有点类似于古代绿林好汉的传奇人物：王亚樵。而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民国往事》的男主角张铁樵的原型，即是著名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王亚樵，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议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刺杀……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